

世紀·the bookshop

# 災後日本書店復興

文·店員浪二 圖·彼得小話

問號。滿腦子的問號。那一幕看在書店經營者的眼中，實在驚心動魄。《觸不到的她》上映多個星期，它的劇情、音樂、美術已給很多人寫過。然而，有一幕鮮被談論：男主角 Theodore 的工作是槍手，專為人代筆撰寫信件；人工智能系統 Samantha 扮演體貼入微的情人角色，暗地裏將信件選擇取捨、整理，再聯絡出版社將其結集出書，以示支持。男主角知道後，非常感動，不久更收到出版社回覆說文稿已經分類和編輯，郵寄送來樣書一本。

看到這裏，不少從事書籍編製行銷的朋友可能已像我們一樣，立即倒抽一口涼氣。每本書都有它的旅程，但電影中的這本書，命中注定一上場就等待離

場。可憐的書啊，讀書的人不在。戲中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完全以電子機械支持，主角雖已是惜字之人，但不曾手執書本閱讀，家中亦沒有書櫃；他的朋友亦然。可以想像，那裏也根本沒有書店能生存。如果行業下游的書店、讀者接不上，這個出版計劃看起來就有好大疑點了。

## 書店的重量

我們的日常工作需要兼顧出版社和書店，自然也會站在出版角度看，覺得這是對市場估算錯誤，對書本照顧不足，心有愧疚，而且明白存倉量又要增加了，它將在貨倉終老。如果 Samantha 不僅是一把聲音，而真的是具有全面知

識的資訊系統的話，她應該可以洞悉大環境中種種的缺席和不足，向編劇、導演進諫不如抽起這場不太成立的戲。

談書，若能跳出一般讀者的位置，追溯整個圖書行業的狀況，視線可能更銳利。你會看見作者、設計師、印刷及前後期製作公司、出版社、發行商、書店，然後是讀者，它們就像省略號上的每一點，彼此是獨立的個體，關係卻又密不可分；將它們串聯一起的無形力量就是書本。用省略號去形容，當然帶點私心，希望行業有着省略號般的後續力量。然後，旁枝還有書展、國際版權代理、書籍行銷推廣等許多領域。

台灣行人文化實驗室剛翻譯的稻泉連著作《重生的書店：日本三一災後書



店紀實》，就是觀察書店及整體圖書行業的例子。災後，遭受海嘯重創的福島縣、宮城縣及岩手縣的書店逾七成全毀或半毀，休業的書店數字亦暴增。日本紀實作家稻泉連造訪3縣共12間連鎖書店、獨立書店，看書店在社會上，尤其在災後社區扮演的角色。書名雖為「重

生的書店」，書中卻出現「出版社都在等紙」、「印刷油墨是文化的基礎」等副題，作者在訪問書店店長之外，也專訪地區出版社、報社、油墨製造廠、書籍經銷商，由書店開始，談到上一層的發行以及行業上游的出版社；描述在整個行業各個領域的參與者、經營者，怎樣在過程中扛起責任，復興書店以上的網絡，與書店一起排除萬難，慢慢令書店也相繼復蘇起來，讓書可以送到讀者手中。

重生的書店，意味着背後重生的信念、溝通、工作流程和文化生態。香港是福地，往往倖免於天災，但書店的生存空間一直萎縮。

省略號上幾個圓點，能量循環行走，互相影響。書店萎縮，必先自省，但它不禁叫人同時向行業其他的組成要點張望，試圖尋求答案。

## 紀·On China

編按：反PX運動從2007年的廈門開始，蔓延到大連、昆明、寧波、成都等城市。何處有PX工程，何處就有反PX運動。3月30日，廣東茂名的民眾發動反PX運動，至今仍未平息，政府全面封鎖信息。不過，有消息指，運動已經蔓延到廣州。這場發生在距離香港並不遙遠的抗爭運動，能給香港多少反思？今日茂名，會不會變成明日香港？



# 茂名抗爭日與夜

## 寫在反PX運動被鎮壓後

文·洪忠閣

茂名的反PX運動，發生在3月30日，星期天。

這天，大量市民，手持「PX專案滾出茂名」、「保護市民健康」等標語，上街遊行抗議PX工程。入夜後，抗議活動演變成騷亂。有不知名人士做出將汽車掀翻等動作，官方立刻派出警察等維穩部隊，前往現場鎮壓，逮捕數人。很快有當地網民在微博上呼救，請媒體關注茂名。但是，當天網上就封鎖了關

目遊行示威，發泄情緒時出現了一些非理性行爲，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，市委、市政府堅決反對這種違反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遊行示威法》的行爲。」雖然廣州維權人士王愛忠在Twitter上指「今次事件死亡人數已經8



民眾「無知、受挑唆、暴躁和避鄰心理」，不如說地方政府太傲慢，依然在沿用老一套官僚手段施政，完全漠視當地民眾的知情權、決策權和切身利益。另一方面，也折射出政府、專家和官媒公信力嚴重缺失，已經到了「說什麼」和「怎麼說」民眾

了。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，中國人終於開始覺醒並反思經濟發展的意義。

更何況，茂名已經十分憤怒，這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茂名官場近幾年來一直不太平，各種貪官層出不窮，一人更比一人貪。

據上海《東方早報》報道，已經退休兩年的原茂名市原政協主席馮立梅，於3月28日被廣東省紀委調查。此次案涉及茂名著名的「羅陸

編輯室手記

editorial@mingpao.com

## 在那些加時比賽的日子

我是這樣記住事情的：1998年夏天畢業，我看過施丹捧起世界盃才搵工，應徵明報體育版翻譯，但不獲錄用（後來聽說，上司認為我住屯門太遠，怕我常遲到，所以取錄了住馬鞍山的另一人）。翌年，曼聯神奇地贏得三冠王後，我又見到明報體育版請人，再面試，這次終獲聘用，然後一做便14年。

是的，我一直用大賽來記住年份、記住往事，譬如2002韓日世盃我開始轉職編輯；04雅典奧運協助製作特刊；06德國世盃要出報道凌晨賽果的號外，我首次獨挑大樑。07年沒有大賽，但我不會忘記自己升任採主，主管體育版；也不會忘記當年連出5本特刊的創舉，以及籌備08京奧報道的痛苦。倒是我彷彿忘卻京奧期間的事情了，可能就是所謂「創傷後遺症」的選擇性失憶吧？一個月無假放，每天工作13、14小時，後段撞著英超即將開鑼，最高峰一天出了17個版——我忘掉怎樣捱過這樣的日子。

時任執總馮成章（Simon）洞察了體育版的習性，問了我一個問題：「雙數年才有大賽，沒大賽的時候你做什么？」當然天天有新聞，但他覺得我要嘗試另一些東西，於是我展開了法庭、突發、經濟組的記者生涯，然後才落腳總編協助處理港聞編務。這些年，我感激Simon讓我開了眼界，也十分讚賞公司管理的靈活性。

當然，明報不是毫無缺點，人工低工時長，其他人提過一億次了，最令人苦惱是人手長期處於緊張狀態，近年我就是港聞體育兩邊走（我想我是公司少數有兩個職位的人，但當然人工只得一份），甚至試過「幫拖」副刊與中國版，就算近半年到了經濟版管理編務，通識版都是下午茶或宵夜時份的「良伴」；嘿，數一數，大抵我沒做過的版，就只在總編與專經（而且針對本報做